

被父亲“照亮”的日子

朱良启

我从教26年。曾反复思考关于教育的一个本质问题：什么才是真正好的教育？

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他一定需要一个特别的日子，需要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来照亮自己。真正好的教育是让人能够“发现自己，完善自己”，所以人的一生中能够被照亮是何其幸运啊！不管这种“光源”来自老师、家人还是朋友。回忆一路走来，我的人生主要是被父亲“照亮”的。

从上世纪70年代出生以后能记事起，在农村长大的我印象中生活一直被物质上的贫穷所包围。贫穷就像无孔不入的气体一样，我极少穿过新衣服，基本上都是穿姐姐淘汰下来的旧衣服。在吃上以粗粮淡饭为主，能吃饱就算不错，大米白面零食水果都是稀罕物。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父亲都没有放弃用他的方式“照亮”我们的人生，而不是任由孩子土生野长。

父亲的第一种方式就是引导我们读书，他上过师范，终生教书育人，深知知识的重要性。父亲不嗜烟酒，闲暇之余喜欢拿本厚厚的书靠在堂屋门口的墙上翻看，若母亲在家，便让母亲在旁边做针线活，父亲一边念，一边给母亲讲解着，母亲常常听得入神，不让我们在旁边打闹。这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觉得书是个神奇的东西。我刚开始上学，父亲便开始买一些课外读物，培养我对书籍的兴趣，在每月工资仅几十元的情况下，全校几十位教师只有父亲为我们陆续订阅了不少书报，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语文报》《中学生学习报》等报纸，有《中国青年》《少年文艺》《中学生》《中学生之友》《纵横》等杂志，每次新书一来，我们都是抢着阅读，先睹为快。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父亲又专门买了三本唐诗宋词，让我每天背诵一首，他检查完毕再去睡觉。父亲的言传身教很是成功，等到我小学毕业时，书籍已经成为我人生最重要最可靠的伙伴。是读书满足我青少年时期旺盛的好奇心，贪婪的求知欲，驱散青春时期特有的孤独感和物质贫乏带来的自卑。我们读过

的书未必都记得住，但会存在心里不知不觉可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让我们为梦想而努力。后来的我们姐弟四人都选择了师范院校，应该与父亲的“照亮”分不开的。即使在贫穷的日子里，父亲仍然用带我们外出旅游的方式来“照亮”日子，给我们留下美好难忘的回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旅游对农村人来说是个稀罕物，放下庄稼活不干，专门花钱跑到外地看山看水简直是不过日子的行为。父亲不这样认为，他认为人应该有见识，不能做井底之蛙。香港作家蔡澜说过这样一句话：“尽量地学习，尽量地经历，尽量地旅游，人生就会美好一点，就这么简单。”人活着如果只看近处，从来不看远处，会活得过于现实，不浪漫，缺乏诗意。我印象中从农村土地刚承包开始，每年暑假之初，父亲会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告诉我们要把暑假作业抓紧做完，地里的农活抓紧过一遍（田间管理需要两三遍），然后八月初天气凉爽一点，我们全家可以一起去某个地方旅游。于是我们很是兴奋，带着盼头憧憬八月早点到来，干活做作业也特别主动，时期一到，父亲便带着我们外出一次，先后到过徐州、南京、曲阜、泰山、合肥等地，也利用探亲带我们去过内蒙、海南等地。每到一地父亲会认真告诉我们此处景点的特色，少年的我第一次见到长江、黄河甚至淮河，第一次登上泰山时，心情都是异常激动，紧紧盯着这些在地理书上出现的名山大川，终于把在课本上学到的知识和眼前的实景联系在一起了。直到高中毕业，我在这些经历方面超越所有的同学，父亲的“照亮”让我内心深处有一种骄傲自豪，物质生活不富裕但精神充实快乐，生活有劲！

以上这些是父亲有意无意地为我们的人生“照亮”，当然还有一些无意识地“照亮”，父亲上过私塾，受过中学、师范的严格规范教育，又一直坚持看书学习，在当时农村村算是有文化的人，所以经常有人找上门来求办些与文字有关的事。例如帮别人写信读信，给村里写标语口号。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帮村里人写春联，每年小年一过，村里多户人家便把红纸送来我家，算好大门小门需要几幅对联，父亲一一记下，认真选好对联内容，有传统的诗词歌赋，有呼应时政的，有跟农村生产契合的，有为私人订制的……小小的对联里，写出的不只是喜庆，更有父亲对时局的审慎，对人情冷暖的关怀，对古老文字的敬畏。我在帮忙打下手的过程中感受到人们对知识的尊重，也要做一个有知识的人。但惭愧的是，我性子急躁，写字始终不如父亲。

近五十年的岁月一晃而逝，父亲也已辞世数年，回想往事，自己虽然上了那么多年学，但真正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不是来自课堂，而是来自父亲的“照亮”。

感谢父亲！难忘那些被父亲“照亮”的日子！

读懂父亲

张文光

我的父亲叫张赞清，生前系一名乡村教师。父亲解放前在私塾学校教书，解放后参加革命在宿县永安学校教书，一直到退休。父亲一辈子教书育人，淡泊名利，受人尊敬爱戴。

2017年1月，父亲以97岁高龄安详地离我们而去。时间一晃三年过去了，这三年间，父亲的音容笑貌经常在我心中浮现，谆谆教诲在自己的耳畔感觉从未离去，过去的一幕一幕时常浮现在眼前。

1960年发生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大饥荒，宿县永安也不能幸免，几乎家家农户断炊揭不开锅，万幸的是父亲当年在蒿沟的高滩学校教书，我和姐姐跟着父亲在高滩学校上学。高滩村相对于永安这边要好一些，因为当地出产萝卜和青菜，这些都能裹腹，老百姓勉强能吃饱肚子。正月里的一天，学校已经放学了，父亲和老师一起在散步，当时天色已晚，父亲发现在学校操场东南角林秸垛后面有两个女孩东张西望神色不定，父亲走到那两个孩子跟前问明情况，得知这两个女孩是我们家北面小马家村人，特来高滩买萝卜，因为高滩村在那个年代对萝卜管理比较严，严禁萝卜外出，首先以满足本村人的不取回家，藏在林秸垛里，想等天黑安全了再走。父亲问明情况后安慰那两个孩子说，我送你们出村，没有人敢拦住你们。因为父亲在高滩学校工作了十几年，人缘比较好，临集顺利把她们送过澌河，到了张集子附近，父亲告诉她们离家近了，也安全了。多年以后这家人还特地到我们家表示感谢。

父亲去世已经三年了，父亲说过的很多话现在想起来都很有道理，当时的年纪不能体会理解，现在能读懂父亲时已是暮年了。



去南方某个城市生活，以后我会常常想起你，我们还要继续读书、做人。”你郑重地赠送给我五本自己的作品——诗集《潜流》，散文集《时光碎片》，特写集《人生没有末班车》，学术专著《对酒当歌》《望不尽这北方的原野》。我如获珍宝，认真品读你的书和人品。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你是心胸坦荡，快言快语之人，我也是口无遮拦的小弟。无论工作和生活上，只要我有什么困难，健哥都会毫不犹豫地帮助我，哪怕他办不到，也要揽过去，为我排忧解难。

后来你退休了，嫂子花姐到省城被返聘为某医院院长，你随爱人到合肥生活，我俩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我想你的时候，只能在电话里叙旧。再后来，我们有了微信，也只能在微信里互道平



1990年10月笔者（系红领带者）和《北方周末》王健（右后举手者）等作家，在连云港海滩。

安。2017年8月21日，你在微信里发给我一则消息，是曹伟老师朗读你的原创作品《岁月》。“青山，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尊严；鲜花让我体会着什么是温馨；大地让我看到了宁静的永恒。祖国的山山水水啊，什么时候，你成为了我永永远远的热爱和朝夕迷恋的情人？……”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若有好梦，何惧远方。人生需要诗和远方，让我们携手并进！你的文字始终充满着昂扬向上的力量，给我以坚强，你是个至情至性的真男人，是我的榜样。

近两年，总是打不通健哥的电话，真的想和哥喝两杯，再叙旧情。你不接电话，也不给面见，我心中充满责怪。后来，才知道是哥患上癌症手术后，不想让亲朋好友看到他的病态，想把最美好的自己留给人间。我错怪你了，我的哥，谢谢你的善良。

前天，2020年6月11日，忽闻健哥病逝的噩耗，年龄定格在63岁，我惊呆

了，不敢也不愿相信这是现实。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总把美好的东西撕裂给人看，留下残缺和悲哀。健哥，你怎忍心抛下心爱的妻女，一个人去了远方？

健哥，你可知道嫂子在悼念大厅里，哭得呼天抢地、死去活来，她的一声声“健，快给我起来，给我站起来，我们回家！”直接戳破许多人的心脏，我的感情大门一泻千里，失声痛哭。我真的盼望你能站起来，再为我点一首歌，我们弟兄两个一起放声嘹亮。

悼念大厅一直播放着你自撰自诵的《向远方》。“多想呵，把祖国的大地都贴在胸口，多想呵，多想和亲爱的同志们——握手！生活总是一串串悲喜……走呵，一直走！我要用宽宽的肩膀托起地平线，托起地平线上初生的太阳！！！”

多么希望人生没有告别。我知道，健哥，你正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远方！

2020年6月13日雨夜

泪别健哥

李 劲

他唱歌时最兴奋，是麦霸，别人别想夺去话筒，不过他的嗓门特好又高。哥的代表作《敢问路在何方》《咱当兵的人》总是把歌厅震得地动山摇。每次他都要给我点一首歌《少年壮志不言愁》，激励我做一名好警察。我们唱着、笑着、谈着，不觉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春夏。我的工作单位经常调动，但我和健哥的来往丝毫没有受影响，反而随着我被调到很远的郊区，他更想我了，这就是缘分吧。他的热情大方和不拘小节的性格，也感染着我身边的朋友，都认可他。

二

为了提高我的写作水平，扩大我的创作视野，健哥特意带我参加了“连云港笔会”和“皇藏峪金秋游”，使我结识了许多文化名人，如林敏、黄岑、杨立新、汪晓佳、马晓林（马尔）等，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书本里没有的知识和正能量。没齿不忘我们在连云港海滩一起拉网扑鱼的镜头；永远定格我们在皇藏峪原始森林里即兴唱诗接龙的情景；耳边时常回想你高亢的歌声……

记得，健哥最风光的时候是《北方周末》选美活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北方的小城还比较保守，思想前卫的健哥，大胆地率领周末版的姊妹兄弟掀起“选美浪潮”。其中的艰辛和阻力可想而知，但是素有“拼命三郎”之称的健哥，求奶奶拜哥哥，硬是将选美大赛完美收官。空前绝后，令人仰视。当时，他给我安排的工作是剧务，我忙东忙西，从预赛、初赛、半决赛到决赛，每场下来我都累得浑身酸痛。而作为总指挥的健哥，比我更累，每每看到他过度操劳的身影，我劝他：“健哥，别累着了，注意身体。”他总是笑着说：“小样，你哥是钢铁做成的，没事！”哥，我真的担心你不要命。

选美大赛结束后不久，你也离开了《北方周末》，无数忠实的读者，他们喜欢周末版的气息和味道，更喜欢王健。

三

2000年，我的第一本随笔集《今夜无歌》，是健哥为我策划、组稿，并替我找到淮师大的教授傅瑛老师作序。傅教授对朋友很认真，她仔细批阅了我的散文后，撰写一篇《读李劲散文》交给健哥，后来收录在我的书中，真乃锦上添花。

某天一大早，当我捧着刚刚出版的带着油墨香味的新书，跑到你家时，你高兴地手舞足蹈，并连连说：“中午，我们哥俩喝酒庆祝一下！”那天，我俩都喝醉了，记不清我怎么回家的。

2017年，在你退休前，我又到你办公室，哥俩促膝长谈起来。最后，哥语重心长地说：“弟弟，我快要退休了，要

有山一样的情感，让我瘦弱的身板，父亲平时话语不多，也很少和孩子交流，但碰到好吃的，自己宁愿不吃，也要带回家给孩子吃。我小的时候，那时候的冬季，村里经常组织男劳力到几公里以外的河沟义务去干活，把河床上的淤泥挖起来，两人用一块蛇皮袋做的布把淤泥抬到河岸上，俗称“做工”。吃过早饭后出发，中午工地管饭，晚上回家。

多少次，午夜梦回，站上父亲的手，如烟般升起，苦对异乡岁月，注定父亲瘦弱的身板，让我瘦弱的身板，父亲平时话语不多，也很少和孩子交流，但碰到好吃的，自己宁愿不吃，也要带回家给孩子吃。我小的时候，那时候的冬季，村里经常组织男劳力到几公里以外的河沟义务去干活，把河床上的淤泥挖起来，两人用一块蛇皮袋做的布把淤泥抬到河岸上，俗称“做工”。吃过早饭后出发，中午工地管饭，晚上回家。

致父亲
胡巨勇
情牵桑梓地，著文多妙笔，身去神长驻，后浪当奋起。

才子凋零日，风云忽变色，甘露倾盆泄，润泽千万里。

悼王健老师
赵光明
朝为袍泽谊，夕已阴阳隔。多少未竟事，憾付苍穹际。

思念父亲

慕 天

又到父亲节了。每到这时，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我已故的父亲。父亲离开我们已经9年。2011年1月10日22时左右，校对完样稿，我从淮北日报社出来，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接到弟弟从老家打来的电话：“哥，咱爹断气了，你快回来吧。”顿时，我感觉天塌下来一样，心情无比沉痛。我快步赶到家中，告诉妻子，向部门领导请了假，整理好随身携带行李，第二天一早乘车返回老家。

到了老家，看到父亲躺在床上，身上盖了一层白色的被单，眼睛已经闭上。我抚摸着父亲的手，想起父亲悲苦的一生，泪水止不住地奔涌而出。

父亲的一生是悲苦的一生。我刚记事的时候，父亲的胃病常犯，为了治好父亲的胃病，母亲不知吃了多少苦。父亲坐在板车上，母亲拉着板车，东奔西走为父亲求医问诊。也不知是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差，还是什么原因，听母亲说，父亲的胃病是通过穿刺加上长期吃药治好的。想到这些，父亲不知受了多少罪。

父爱如山。父亲平时话语不多，也很少和孩子交流，但碰到好吃的，自己宁愿不吃，也要带回家给孩子吃。我小的时候，那时候的冬季，村里经常组织男劳力到几公里以外的河沟义务去干活，把河床上的淤泥挖起来，两人用一块蛇皮袋做的布把淤泥抬到河岸上，俗称“做工”。吃过早饭后出发，中午工地管饭，晚上回家。

每次做工回来，父亲都会从怀里掏出还带有体温的白面馒头，递给我吃。当时，家里平时吃饭是吃不上白面馒头的。所以，对于农村大多数孩子来说，白面馒头是稀罕物。每次吃着父亲带回的白面馒头，感觉特别好吃，特别香甜。现在想想，工地不会无限量给干活的人供应午餐的，每人最多分得两个馒头；父亲为了给孩子省下一个馒头，在干了那么繁重的体力活的情况下，他需要忍受吃不饱饭的饥饿和胃痛。

父母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为了我的求学生活，父亲该想的法子都想了，就一个目的，方便我读书学习。多少年过去了，为了我上学的事情，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父亲扛着一捆麻秸杆到姥姥家的情形。当时我刚上初中一年级，我们家离学校有五六里路远，那时还没有钱买自行车。我都是步行去上学。其实大多时间都是跑着去。每晚自习时，父亲担心我一个人回家害怕，他都步行来到我们学校窗户外面，一直等到我晚自习下课。如果天天走路回家，时间大都浪费在路上，不利于提高我的学习成绩。考虑到姥姥家离学校比较近，仅有两里路，父亲和母亲商量，让我在姥姥家吃住，方便就近上学。

那天，父亲把麻秸杆捆成一捆，扛在肩上，手里还拎着半袋面，带着我一起来到姥姥家。父亲和姥姥征求意见，征得姥姥同意后，我便在姥姥家吃住，以方便就近上学。每到周末下午，父亲就背着一袋

小麦面来到姥姥家，把我的口粮备足。每次，父亲看姥姥家灶台前的柴火用完了，父亲就从家里扛一捆麻秸杆过来。在姥姥家住了一学期后，学校盖了三间宿舍，地面还没有弄平整，而且潮湿。路远的同学都搬了进来。父亲为我做了一个简易的床，用板车把床、被子、一个钢精锅、几个红芋、一捆麻秸杆运到学校。在宿舍里，我用砖头支起钢精锅，把红芋洗净，用刀剁成几块，放在锅里，用麻秸杆烧火做饭，从此算是吃住在校了。虽然吃住简易，但这样更方便学习了。再后来，学校盖了食堂，早晨和晚上，稀饭加馒头；中午，面条；我便在食堂吃饭了。只是需要每周从家里带馒头，每个月从家带十五斤小麦。

我考取中专那一年，需要交学费一千元。当时对于我家来说，这笔钱无异于天文数字，家里一时拿不出，向亲戚借，亲戚家境也都不宽裕，手头上也没有多余的闲钱。父亲二话不说，来到我们镇里的制砖厂打工，为我挣学费。虽然每天干的工钱只有十多元钱，一个月下来才三百多元，离一千元多的学费只是杯水车薪。但父亲说，挣一点是一点，总比闲着强。

我上中专期间，父亲的双眼患上了青光眼和白内障。当时，弟弟在上高中。我和弟弟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我和弟弟继续完成学业，父母不舍得花钱治眼病。后来，我们家经济条件好转了，常年在打工的哥